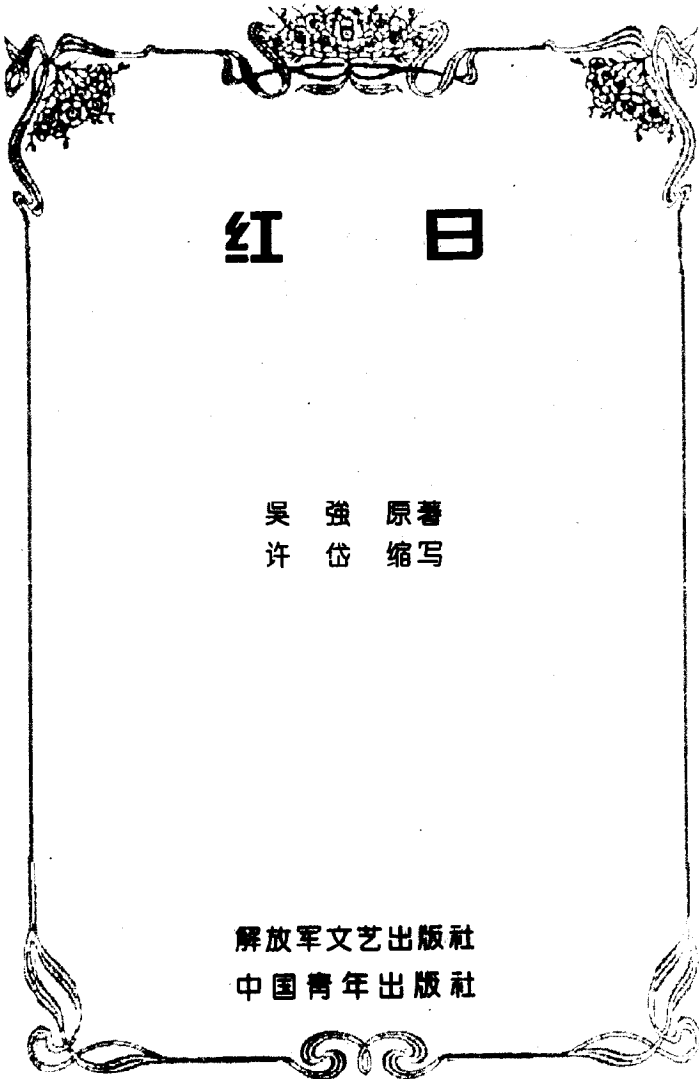


紅

白

紅 白 紅
白 紅 白

紅 白 紅 白 紅
白 紅 白 紅 白



红 日

吴 强 原著
许 岱 缩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日/吴强原著;许岱缩写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;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6. 1

(中外军事文学名著(缩写本)丛书)

ISBN 7-5006-2153-1

I. 红… I. ①吴… ②许… III. 革命斗争小说: 长篇小说—缩写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1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)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1996年1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5

字数:103千字 印数:11,001—16,000

定价:7.10元(膜)

在拂晓之前，华东人民解放军已完成了对以莱芜为中心的蒋介石军队 5 万余人的包围，李仙洲的绥靖总部和两个军 7 个师美械装备的部队，堕入到我军铸成的铁桶里。

在这之前不久，形势还很严峻，敌人企图与华东战场上的 30 万解放军决战，凭借着他们装备优势，在吴庄一带的山里，把解放军一口吞下肚去。

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南线敌人以徐州作为指挥中心，以 8 个整编师共 24 个旅 20 万人的兵力，沿沂河，沭河分 3 路向临沂方向齐头并进，压逼华东人民解放军。北线敌人，从济南、明水、淄川、博山出动，共计 3 个多军 5 万多人，配合南线行动，形成了对沈振新军的南北夹击的形势。野战军司令部决定沈振新军，配合兄弟部队从后天开始行动，参加这次大战。

沈振新军原定向南，跟蒋介石的王牌军 74 师再次交锋，现在决定向北，把张灵甫的 74 师留着，等猪养肥了再杀。

副军长梁波带着一个轻装的侦察营，到距离敌军据点吐丝口附近的羊角庄进行侦察，接着大部队就迅速地占领了吐丝口周围的大小村庄和山地，攻击部队已经逼近到吐丝口的

圩墙底下，吐丝口到莱芜 30 里路的通道，被拦腰切成两段。

沈振新军长和军政委丁元善以及军党委的其他同志，听取了梁波一天一夜先遣工作和敌情的汇报，确定了各师、团的攻击任务。按照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全线发起战斗的规定时间，通知全军在今天下午 8 时整，向敌人开始攻击。

全军指战人员的心，像钟表的摆一样，平匀而有节奏地弹动着，向着下午 8 时整——这一长久渴望的时间。他们紧张而满怀兴奋地迎接着战斗的夜晚。

全军沉浸在空前忙碌的气氛里。

擦枪、擦炮、磨刺刀，整理和曝晒炮弹、枪弹、捆绑炸药，扎云梯，研究战斗动作，讨论老战士和新战士互助，订立功计划等等工作，在战斗连队里加紧地进行着。

油印员们忙碌地印刷彩色纸张、彩色油墨的宣传鼓动和火线对敌喊话的口号。

电话员们忙碌地在田野里、山谷间奔跑着接线、架线。

骑兵和步兵通讯员们忙碌地在军、师、团、营、连的驻地之间奔来奔去，送递文件。

电话总机接线员的两只手，忙碌地把接话机的插头拔下、插上……

厨房里蒸汽腾腾，炊事员们忙碌地为战士们准备火线上吃的干粮。

阵地上，指挥员们隐蔽在障碍物后面，伏在地上，用望远镜悄悄地观察地形，选择攻击的道路。

……

没有一个闲人，没有一双闲手，没有一分一秒的闲空。

中午以后，部队进行着另外一种准备：差不多是全军的人员，进入沉酣的睡眠。

傍晚，太阳还没有落山，西边天上缀满鲜艳的彩霞。

队伍源源不断地走上阵地的攻击地点，各在各自的岗位，等候着攻击命令。

沈振新和丁元善站在吐丝口附近的山头上，3个信号兵紧握着装好了子弹的信号枪，守候在他们的身边。

这时候，放在山头上的电话机，像一只威严的黑猫似的昂着头，凝神地等候着山下的战斗的消息。

敌人似乎十分安闲、沉着，一点动静没有，连飞机的响声也完全停歇了。

军政治委员丁元善看看表。军长沈振新看看表。两个人同时地听了听手表摆动的声音。

“准备！”沈振新向信号兵命令道。

信号兵的枪口瞄准着吐丝口上空弯弓似的月亮，右手的食指贴按在信号枪的板机上。

“射击！”沈振新的一对眼珠，看着指着8时正的表针，响亮地叫道。

3颗鲜红色的流星，一颗赶着一颗，在黑暗的高空里急驶，划着一道一道的弧形红线，戳破了夜的寂静；接着，又是3颗，又是3颗，像征着9000个敌人将被歼灭的9颗信号弹，成了导火线，引得眼前的战场燃烧起来，轰响起来，震荡起来。

一声一声的炸响，紧接着一团一团的火光，连珠般红的绿的曳光弹，出现在吐丝口镇的周围、上空。

30里外的莱芜城的周围和上空，比这里更加色彩缤纷，

比这里的声响更加猛烈。

大战爆发了，双方 30 多万兵力在 30 多里长的战线上，进入了烈火一样的战斗。

二

战斗开始以后的 10 分钟内，吐丝口石圩墙的西面和南面，就给黄色炸药炸开了两个缺口，队伍迅速地攻进了吐丝口的街道。

吐丝口东北角的赵庄和西北角的青石桥，是吐丝口敌人两个外围支撑点，在 40 分钟以后，也被攻占，两处 1 千多个敌人，遭受到被最先干脆歼灭的命运。

师指挥所里一盆木柴火的周围，坐着副军长梁波、师长曹国柱和师部的一些工作人员。他们在炮声和枪声的交响里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，殷红的盆火，映照他们兴奋的脸。

“没想到这样快就攻进去哩！”曹国柱吸着烟，得意地说。

“这要感谢侦察营的‘小广东’！人家装哑巴，抬一棵大树，到圩门口捉了俘虏，了解了情况！”梁波敲着手里拨火的小树枝说。

电话报告说：“南街口的一个高屋子已经占领，一个排的敌人消灭了一半，一半逃走了。”

又一个电话报告说：

“西门楼上的碉堡被炸毁了，一个班的敌人被肃清。”

值班参谋白玉生，写好了作战纪录，戴着耳机，笑容满面地发表议论说：“这个敌人，我看是一块豆腐，不经打！”

“豆腐？你说得轻快！”梁波不以为然地说道。

“顶多是块豆腐干！”

“嘿！不是那样简单！豆腐？豆腐干？枪刚才打响，同志！差不多有1万人，要个喉咙吃哩！”

一个电话，打破了屋里短暂的沉默。梁波站到电话机旁边，边听边复述着：“

地堡外面有铁丝网，铁丝网外面有鹿砦，鹿砦上绑着集团手榴弹，发现地雷，1个班上去，只回来4个……唔！攻不上去！”

梁波对着话筒喊叫着说：

“先把鹿砦上的手榴弹消灭掉！用手榴弹消灭手榴弹，消灭地雷！然后再往上攻！……听到没有？”

喂！你说话呀！”

电话线断了！

“赶快叫人去查线！”梁波对白玉生命令道。

白玉生便急速地奔了出去。

三

蒋介石匪军新编 36 师师长何莽，愤怒地躺在地下室的破藤椅上。地下室入地 8 尺，1 丈 2 尺见方大小，墙壁上挂满了地图。

由于他的身体突出的肥大沉重，破藤椅的 4 只瘦腿，深深地陷入到泥土里，发着痛苦的“吱吱呀呀”的惨叫声。

“是哪一团、哪一营、哪一连、哪一排丢掉土地庙旁边大地堡的？跟我查清楚，叫他们的排长提头来见我！”

“107 团 2 营 5 连 3 排，排长带重花。”一个瘦脸参谋噤着回答说。

“带花？能爬叫他爬得来！不能爬，把他抬得来！”何莽暴怒地叫道。参谋在何莽凶狠的眼光之下，急促地走了出去。

他穿过蛇形的交通沟，跌跌撞撞地摔倒在一堆软塌塌的东西上，正要爬起身来，腿上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戮了一下，同时听到凶恶的叫骂声：“你祖宗受了伤，你还来踩，你怕我不死！让你也尝尝滋味！”

参谋惨叫了一声，便跌倒在伤兵附近的一堆烧焦了的、还在冒烟的木头上。他意识到一个伤兵在他的腿上狠狠地戮了一刺刀。

参谋许久没有回来，何莽抓起手边的电话机，摇了几下，还没有问明对方是谁，便大喊大叫起来：

“固守待援！固守待援！给我出击！出击！把敌人统统打死在阵地前面！”

说话总是酸溜溜的参谋长，在何莽的愤怒稍稍平息以后，翘着小胡髭说：

“固守待援，重要关键是个‘援’字！援不至则难固守！”

何莽望望参谋长忧虑的脸色，又拍拍自己秃了一半的蜡黄的脑袋。然后命令报话员叫绥靖总部，请李副司令长官讲话。

“‘鲤鱼’（李仙洲的代号）吗？‘鲤鱼’吗？我‘南瓜’（何莽的代号）呀！‘南瓜’呀！”

报话机里副司令长官李仙洲的声音，何莽听辨得出，象瓦片相互磨擦似的，非常刺耳，但何莽却感到非常亲切：

“你要像一块磁铁一样，吸引住那几根钢针，最后，磁铁可以砸断钢针，钢针是戳不坏磁铁的。我是一只大象，你就是象鼻子，就是我的鼻子！到时候！鼻子一卷，就扫掉了敌人！我对你这两天的作战，极端满意！极端满意！你能再固守24小时就行了！千万不能失守！千万！千万！援军相隔只有80里！飞机明天要增加到400架次。你们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

何莽兴奋地叫道：

“没问题！绝对没问题！流到最后一滴血！24小时，我有十二分把握！长官放心！”

何莽从报话机里获得了力量。他立即命令参谋长督令所属部队拚死固守阵地，相机进行短促反击。

四

经过两夜一天的吐丝口战斗，形成了僵持的状态。还有三分之二的敌人没有解决。

南线 20 多万敌人，已经越过临沂，在 40 里宽阔的正面，齐头向北推进，用数百门大炮日夜轰击，不顾一切地压了下来，阻击部队坚持着每一个山头，阻挡敌人前进。

莱芜城的外围敌人，一小部分被歼灭，新泰城一个师的敌人向我军投降。莱芜城外的村庄、集镇，大多已被我军占领，大部分敌人被压缩得混杂地拥挤在莱芜城里和附近的几个据点里。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在今天下午对莱芜城里的敌人发动总攻击。

战役要求速决，战役接近到最高潮。

军长沈振新冒着敌机的疯狂的扫射，步行了 8 里丘陵小路，来到已经移到吐丝口石圩里面的师指挥所。他和眼睛熬红了的副军长梁波、师长曹国柱稍稍谈了几句话，便和作战科长黄达隐蔽在一堵高墙后面，用望远镜观察着激烈的战斗情景。

子弹从他的头上和耳朵边飞过。阳光阴暗的战地的早晨，空气浑浊，景象荒凉。他好似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映到眼里的，

尽是一些焦黑的墙壁，塌倒的房屋，炸翻的地堡，狼藉满地的子弹壳，和许多炮弹轰击、子弹射穿的创痕斑迹。他把望远镜向高低、左右反复移动着，寻找着眼点。由于黄达的发现，沈振新的眼光透过镜头，盯住了100米远的一个地堡附近。那里有4个人在肉搏着，我军的两个战士和敌军的两个士兵，在地上翻上滚下，扭成一团，一个敌兵被我军的战士仿佛是用手榴弹的铁头子打死，另一个敌兵当了俘虏，被拖下我军的战壕。相隔不久，那个打死敌兵的战士，在双方密集对射的机枪子弹狂飞乱舞之下，穿到地堡跟前，伏倒在地上，爬行到地堡的枪洞旁边，把一捆炸药塞在那里。接着，这个战士好像被敌人射中，连连地打了几滚，躺倒在地堡旁边。紧接着的是炸药的一声轰然巨响，腾起一团火光和一堆黑烟，地堡炸裂开来，地堡顶子飞向天空，石头、砖块、泥土纷纷塌倒下来。

沈振新向那座炸毁了的地堡旁边的烈士伫望了许久。作为一个军长，难得亲眼看到这种生动的战斗场面。一旦亲眼看到，便难禁地激起了比一般人更为强烈的心理冲动。沈振新火速地从搭脚的砖堆上跳下来，回到师指挥所的屋子里。他自言自语地慨叹着说：“打是打得好！”

“我们的战士，是没有话说的！”梁波说。

“眼睛打红了！你喊他、拖他下来，他也不下来！”曹国柱接着梁波的话说。

“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！我们的兵，不能一个拚敌人一个！就是一个拚他10个、20个也不算！肉搏拚死是勇敢的，有时候，也必要。但是，不能这样拚下去！”沈振新痛惜地说。

曹国柱沉愣一下，望望梁波，说：

“刚才跟副军长商量了一下。是要考虑改变打法!”

“现在就得考虑!立刻就要作出决定!不能再迟缓!”沈振新锐利的黑眼睛,盯在曹国柱沉思的脸上,断然地说。

“打电话把朱参谋长、徐主任找来!”梁波对白玉生说。

正在打瞌睡的白玉生惊醒过来,摇着电话。

“他们在哪里?”沈振新问道。

“老朱在团里,老徐在跟那个敌人的参谋谈话,一个晕晕乎乎跑过来的家伙!”梁波回答说。

“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解决这个战斗?”沈振新向梁波和曹国柱问道。

“明天夜里,或者后天上午。”曹国柱用犹疑的口吻回答说。

沈振新对曹国柱的回答很不满意,他站起身来,在屋子里走动。

“应该提早一天才行。”沈振新停住了脚步,说。

“那样,不但要改变办法,还要使用新生力量。”梁波望着沈振新说。

“非用不可的时候,也只好用!”

“这个决心要你下!”

“好吧!把刘胜那个团拿出来!南边炮台山这边一个团,用得着,也调过来!”沈振新决断地说。

“不用!一个团行啦!”梁波大声地说。

电话铃急促地响闹起来。白玉生报告说“501”找沈军长说话。

“501”是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代号。这个号码在电话里轻易不出现,特别是战斗当中,这个代号一在军

长的耳朵里出现，就跟随着一个重大的事件，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或者是一个强大的力量。总之，他的声音和语言，总要使人心神激动，情绪昂扬；沈振新、梁波、曹国柱都有这种习惯了的感觉。沈振新抓起电话话筒，熟悉的清亮的带着幽默色调的声音，响荡在他的耳朵里：

“南线 20 多万敌人，决心要来赶热闹呀！离我这里还有 60 里。明天，他们的炮弹就可能落到我的门口！后天，你们就可能闻到他们炮弹的硫磺味。你们怎么样？有困难？吃不消？要我派队伍来援助你？”

这是沈振新和许多指挥员长期养成的一种品德，在他们上级指挥员面前，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具有充分信心的声音、容貌。叫苦，讲价钱，提条件，只能表现自己的懦弱，增添上级指挥员的忧虑。在“501”的说话停顿一下的时候，沈振新冷静而爽快地回答说：“困难是有的，我们可以克服！援助，用不着！”

“那么，什么时候解决战斗？”

“明天！”

“明天什么时候？”

沈振新用眼光征求着梁波和曹国柱的意见，梁波和曹国柱同声地说：“明天晚上！”

沈振新的嘴巴离开话筒，对梁波、曹国柱摇着话筒说：“迟了！”

梁波和曹国柱互相望着，曹国柱的眼睛似乎在说：“再提前是困难的！”

梁波觉得对一个主管指挥员下决心，应该给以最有力的支持，从沈振新的表情看来，显然对这个战斗时间的决定处

在为难的境地，他仰起头来，对沈振新说：

“你决定吧！提前就再提前一点！”

沈振新回过脸去，对着话筒，爽朗干脆地说：

“明天中午12点钟以前，解决这个敌人！行不行？”

“好吧！明天上午等你们的捷报！”沈振新激动地听到这样一句既是为他祝捷的话，又是限定时间解决战斗的命令，放下了话筒。

打了这几分钟的电话，沈振新的全身暖热起来，在他的思想里，已经肯定了明天中午以前的战斗胜利。他站到墙壁跟前，入神地看着标志着战斗进展情况的地图。

“把‘刘胡子’跟陈坚找来！”沈振新对曹国柱说道。

白玉生摇着电话，曹国柱从白玉生手里抓过电话筒来，大声地喊着，命令刘胜和陈坚立刻到指挥所来。

朱斌把大衣挟在腰里，走了进来，不住跺着脚，他的脚上沾满了黄淤泥。

一个高级指挥员火线上的紧急会议，在这里开始举行。

沈振新和留在军指挥所的丁元善通了电话，把“501”和他谈话的经过，他现在所作的决定，告诉了丁元善。丁元善表示同意以后，他便坐到一个小木椹子上，向坐在他身边的梁波他们说：“时间逼迫我们加速解决战斗。我认为明天上午解决战斗，歼灭这个敌人，是有条件的。”

“能增加几门大炮的火力就好！”朱斌思量了一下，当敌人的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以后，对沈振新说。

“这不是等于没有说吗？”梁波向朱斌瞥了一眼。

梁波、曹国柱先后说明了一下战斗现状，两个人一致认为当前的战斗症结，在于怎样突入纵深，攻击敌人的指挥阵

地。平面地齐头推进，平均地使用兵力、火力，逐屋逐堡地攻击，很难迅速进展。要组织一支突击力量，越过敌人的前沿，冲破火力网，楔入敌人的心腹，打得得手，战斗就可以很快解决，甚至不需要到明天中午。梁波指着标志着敌人师指挥所和炮兵阵地的示意图，分析着说：

“经过两天战斗，我觉得第一线的敌人最弱，所以我们一个冲锋就突进了圩墙。第二线的敌人比较强，依靠工事、依靠火力，缩到乌龟壳里，跟我们死纠活缠，拉牛皮糖。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，敌人的第三线力量配备是不强的，主要是炮兵。……”

“炮兵到了面对面的时候，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！只有做俘虏。”沈振新插上去说。

梁波的意见，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，沈振新连连地点着头。他进一步地指出：突入纵深的同时，全面的攻击还是需要的，这样，可以吸引、牵制敌人的兵力、火力。能够得手，还是要占领敌人的前沿阵地。不这样，突入纵深的力量就会孤立，敌人一回手，便受到威胁。突入纵深以后的战斗目标，能解决敌人的师部就解决师部，不得手，就解决敌人的团部。他主张突击部队应该是两个矛头同时插进去。

刘胜、陈坚两个人在一阵猛烈的飞机机枪扫射的响声以后，急匆匆地跨了进来。

“怎么样？候差候到啦？”刘胜一跨进门，没有看清屋子里坐的是谁，也不知道一大堆人是在这里举行严肃的会议，就气喘吁吁地这样冲了一句。

沈振新望了他一眼，他知道自己又是莽撞了。窘迫地站立着，不住地揩拭着并没有出汗的脖子和脸孔。

“要你当突击队！老刘！”梁波指着刘胜说。

“行！只要有仗打！敢死队也干！”刘胜粗声粗气地说。

梁波把情况和攻击的道路、目标等等，向刘胜和陈坚说了一番，刘胜坐到沈振新的身边，没有作声，脑袋上的几条皱纹，集聚到一起。这使沈振新、梁波不免有些惊异，刘胜这个不善于思考的人，今天，竟然用起脑子认真地思考问题，对战斗采取了几乎是他过去没有过的慎重态度。

涟水战役以后的刘胜，的确渐渐地发生了变化，这次战斗要他的团当预备队，开始的时候，他发急，怀有不满情绪。梁波和他谈了话以后，发急、不满便转化为内心的焦虑。他感到预备队的任务，可能比最先攻击的任务还要艰巨。这两天战斗的发展不大顺利，敌人表现得很顽强，他就更感到自己的肩膀定要挑起不是轻便的担子。他在昨天夜晚和今天早晨，和陈坚两个人在阵地上悄悄地观察了许久。他又要营的干部们到阵地上观察过。他和陈坚在精神上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：随时投入到战斗的浪潮里来。对于怎样打法，刘胜已经有过考虑。梁波刚才说明的纵深突入的打法，他想到过，认为是正确的。他现在所思虑的，是怎样有效地突入纵深。他思虑了一阵以后，提出他的意见说：

“我的想法是多路突击，不是一路、两路突击，应该是四路、五路突击，我看过阵地，敌人有纵深配备。大队突击以前，要是在夜里，最好用小群偷袭，先摸进几个突击小组到敌人阵地里头去，在敌人肚子里打起来，接应大队的突击。”

“我补充一句，多路突击，也还是有重点的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。”陈坚紧接着刘胜的话说。

“对！你补充的对！”刘胜说。